

我是落落
WOSHILUOLUO

第1卷

嫁给乔医生

JIAGEI

QIAOYISHENG

精彩堪比

《太阳的后裔》

无国界医生和
新闻记者的缠绵爱情

乔越：“我们已经结婚两年。”

苏夏顿了顿：“嗯，那就一起好好过日子。”



嫁给医生

作者：[美] 伊丽莎白·吉尔伯特
译者：[中] 李海鹰

ISBN 7-309-05000-0
定价：28.00元

（此处有模糊文字，可能是出版社或系列名称）

嫁给乔医生

我是落落
WOSHILUOLUO

普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嫁给乔医生 / 我是落落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3
ISBN 978-7-5500-2714-5

I. ①嫁… II. ①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6136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嫁给乔医生
作 者 我是落落
出 版 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王俊琴
特约编辑 二 糖
封面设计 孙欣瑞
内页设计 孙欣瑞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312千字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714-5
定 价 34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10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嫁给乔医生

J I A G E I Q I A O Y I S H E N G

Chapter.1	归来	/ 001
Chapter.2	承诺	/ 024
Chapter.3	同行	/ 047
Chapter.4	割礼	/ 081

Chapter.5	冲突	/ 106
Chapter.6	婚礼	/ 127
Chapter.7	暴雨	/ 165
Chapter.8	决堤	/ 196



目录

嫁给乔医生

J I A G E I Q I A O Y I S H E N G

Chapter.9	自救	/ 212
Chapter.10	团聚	/ 229
Chapter.11	食物	/ 243
Chapter.12	暴动	/ 265

Chapter.13	回国	/ 279
Chapter.14	怀孕	/ 293
Chapter.15	新生	/ 305
番外	人生不只如初见	/ 316



Chapter.1 ——

归来

火锅在翻滚，诱人的香气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。苏夏摩拳擦掌很久了，可氤氲的烟气对面是沈素梅铁沉的脸，她只得乖乖地坐着。

母亲大人脸色不怎么好：“乔越呢？”

兜兜转转果然还是要问起他，苏夏愁眉苦脸。

“唉，人家忙事业，理解理解嘛。”苏父打着圆场，把嫩牛肉夹给苏夏。苏夏笑呵呵地拿碗接，就听沈素梅咳嗽一声。

这下谁都不敢动，外面是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竹声，只能听见“咕嘟咕嘟”沸腾水声的屋内显得格外安静。

苏夏两条秀气的眉毛蹙成一团，咬筷子傻笑：“妈，一开始他是要回来的，可是那边又有事儿了。你也看《新闻联播》，国外不都是在水生火热里吗？每天都天灾啊、人祸啊从没断过，他……很忙的……”

“啪！”苏母放下筷子，脸上乌云密布。

完了。

“他很忙？一年就这么一个春节，他都可以连着两年不回来过？嘿，我就纳闷儿了！那热了吧唧的非洲有什么好的？啊？放着我家如花似玉的闺女不来搂，搂那一群黑洋鬼子……”

听着老妈越唠叨越离谱，思绪宛如一千只羊驼在草原上奔跑。苏夏瞪目结舌，脑海里浮现出乔越顶着那张冰块脸搂着一群皮肤黝黑的女人，这画面太污，她不停地摇头。

刚想说什么，桌边的电话不停振动，几人定睛一看，苏夏立马跳起，脸红得跟什么似的：“别看了！”

“冰块脸？”妹妹苏晨仰天大笑，脸上的苹果肌挤作一团，“我可怜的姐夫啊！”

苏夏拿着手机红着脸跑到阳台，没穿外套冻得直哆嗦，电话接通后那边一直沉默，她怯生生地道：“喂？”

声音低沉带着磁性，属于乔越：“你们搬家了？”

搬家？苏夏握着电话，很快从发蒙的状态里出来了。她“啊”地尖叫一声，冲着话筒点头：“是啊是啊，一年前搬的，我忘了跟你说。”就说之前总觉得忘了点啥，竟然忘了跟自己男人说搬家的事，这会儿她心虚地握着手机，“你在哪儿？”

乔越望着毫无人气的空房子，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：“新家？”

“在梧桐路 81 号……你回来了？”

“嗯，临时改了日程，有几天假。”

“那你……你这就来了？”苏夏说这话的时候紧张得有些结巴，跟上学时忽然被老师提问一样满脑子空白。

“嗯。”

挂了电话，她在阳台上呆呆站了好一会儿，直到鼻尖被寒风刮得发红才搓了把麻木的脸颊。

苏夏刚瑟缩着回到客厅，便发现一家子六只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自己。

沈素梅放下筷子，乐得合不拢嘴：“是乔越？”

“嗯。”苏夏点头。

“他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他说他回来了……”

苏晨尖叫一声在沙发上跳：“我帅姐夫回来了！”

“无国界医生也放年假？”沈素梅问。

苏夏觉得头疼：“我也才知道。”

沈素梅嗯哼一声：“夏夏，跟我来，还有晨晨你也一起。”

苏夏莫名其妙地跟过去，刚进卧室就听见“咔嗒”的落锁声。沈素梅有些急地在衣柜里刨：“裙子？大冷天的算了。这件？哎呀，这件过时了，还有什么？夏夏，你过来看看这件？”

苏夏看着自己身上小熊睡衣哭笑不得：“妈，又不是去接待外宾，我换什么衣服啊？”

沈素梅冷哼：“换了，瞧瞧你穿的什么样，你们两姐妹相差六岁，出门谁是姐谁是妹没人分得清楚。”

苏夏喜不自胜：“夸我嫩？”

“说我老！”苏晨撇嘴不乐意。

“我说你们幼稚！”沈素梅终于翻出一件她觉得比较像样的毛衣扔在苏夏头上，“脱！”

“我不。”苏夏双手捂胸，“乔越回来就回来，我又不是没给他看过！”

沈素梅条件反射地捂着苏晨的耳朵：“有未成年人在呢！”

苏夏哭笑不得：“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说睡衣，睡衣！”

沈素梅更是怒不可遏：“结婚两年他只看过你的睡衣？”

“我这到底要回答什么才好！”苏夏长叹一声，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纠结。

沈素梅耳朵也不捂了，双手叉腰站在床边：“难怪我一直抱不上孙子，敢情你们两个都是纯洁小天使来着？”

旁边的苏晨一脸我懂的表情，最后眼见着妈妈真要生气了，忙上去打圆场：“哎呀，姐姐你就换吧，天下男人谁不爱美女，你这个丸子头配睡衣跟他站一块儿就是叔叔和小萝莉，别人一看，说我姐夫……”她挤了个贼眉鼠眼的表情，“老牛吃嫩草。”

“你个小妮子！”苏夏蹦起来就要捉她，两人在床上闹作一团。

“叮咚”一声，门铃响了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苏父应门。

这么快！苏夏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。而苏晨比她动作还快，小妮子一阵风似的就出去了，花痴的叫声随即从楼下传来。

“姐夫姐夫，好久不见啊，哎呀，又变帅了！”

苏夏磨蹭着往外走，边走边翻白眼，刚翻完便看到熟悉的身影。身材高大挺直的男人站在门口，满天飞舞的雪就成了不显眼的背景。

乔越。

苏夏握着扶手的手微微用力。

“小越啊，客气什么，你说你来就来了吧，还带东西。”

苏夏这才发现乔越的手里拎着东西，不用看就知道有酒有烟。自家老爹就好这两样，这会儿简直乐得合不拢嘴。

“应该的。”

男人礼貌地颌首，沈素梅笑吟吟地路过苏夏顺带把她往前推了把。毫无防备的她就这么撞撞跌跌地从楼梯上下来。

她有些尴尬，甚至有点不知所措地对手指，说话也支支吾吾的：“你……你回来了啊？”

一句废话。

乔越的目光落在苏夏身上，一别两年，她几乎没什么变化，就是头发长了很随意地在头上绾了个团。再往下，微微敞开的睡衣领口露出一小截白皙细腻脖子，目光微凝片刻便挪开。苏夏这才后知后觉，忙不迭地把被苏晨拉开的领口给合上，红晕从脖子蔓延到耳朵根。

乔越身上还带着一股寒意，沈素梅加了副碗筷：“小越，吃饭了没？”

男人的目光扫过客厅中央的火锅，红彤彤的辣椒油在里面翻滚，他犹豫了下。

“姐夫姐夫！这火锅料是我姐亲自炒的，你试试吧，可美味了！”

乔越不好推拒，点头：“好。”

他坐在苏夏身边，衣服上的雪被室内的暖气融成了水。

四人用的餐桌很小，他挨过来，两人之间不免手臂相蹭。苏夏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身边的男人似有察觉，微微往旁边坐开了点。

这顿饭家里人都吃得很开心。乔越不怎么说话，却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，对于苏晨叽叽喳喳的一通问题表现得很耐心。

“姐夫，你们那里打仗吗？”

“和平期。”

“出诊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保护？我看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！”

“看情况。”

“那你们每天做什么？都吃什么？住的地方安不安全啊？”

“看病，食堂，安全。”

“那你们队伍里有女的吗？你看我怎么样？”苏晨捧着圆脸满眼星星，

“《太阳的后裔》你看了吗？你们队伍缺人吗？”

乔越：“谁的后裔？”

“我还月亮的祖宗呢！”苏夏觉得丢人，一个丸子塞过去，“多吃饭，少说话！”

乔越全程只把沈素梅挑进碗里的东西吃了，没有主动伸过筷子。苏父早就把存了好久的药酒倒出来，拉着乔越一杯接着一杯地喝，没一会儿他自己就喝高了：“小越啊，把闺女交给我你放心。你是个踏实上进的人，只是常年不在家——”苏夏一把捂着他的嘴，后面的话还是一溜烟儿地从老爷子嘴里蹦出来，“我闺女寂寞啊！”

“我不寂寞！”苏夏耳朵红透，看都不敢看乔越一眼，拖着喝高的老人往沙发上躺，咬牙威胁，“老苏，够了啊。”

苏父哼哼：“我闺女寂寞啊！”

乔越的视线落在苏夏脸上，似乎真的在观察她是不是寂寞了。

苏夏一把捂着额头，满头黑线：“别看我，我真的不寂寞！”

一声轻笑让她头皮发麻，乔越修长漂亮的手指轻轻掩着下唇：“爸，我明白。”

你明白个球球！苏夏爹毛！

今晚明明只多了一个乔越，可苏夏感觉家里像冷水滴进热油里，一下就炸了。妹妹围着他嘴就没停过，老妈收拾桌子的时候还在哼歌，她坐沙发上闷头把电视频道全部换了一遍，不过是从这台春晚换到另一台春晚。

当乔越把醉酒的爸爸送进卧室再出来的时候，她吓得“啪”地弹起来冲进厨房：“妈，我帮你。”

沈素梅举着盘子躲：“别添乱，陪你老公去！两年到头回来一次你竟然跟我躲厨房里。”

苏夏白皙的脸上浮起一团红晕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要和他聊什么。”

“你学学人家晨晨！”

苏夏从厨房里瞄了眼，他正微微侧头听那小妮子说着什么，灯光打在英挺的脸上显得十分柔和。下一秒，男人却看了过来，她忙抓起一个全是洗洁精泡泡的盘子挡在脸前，心虚转头却发现老妈正阴恻恻地看着自己。

苏夏讪讪地放下盘子，欲盖弥彰地在上面积抹了几把，而后指着门外：“不要我帮忙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”

其实还真不知道要聊些什么，她坐在乔越身边，那股子莫名的压力和紧张又涌上来了，为了避免尴尬索性抓起个大苹果乱削。

“最近怎样？”

隔了好久苏夏才意识到乔越是在和自己说话，好不容易保持到十厘米长没断的苹果皮掉进了垃圾桶里。

苏夏垂眼：“还行。你呢？”

“也还行。”

然后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。

苹果削好，苏夏递给他：“舅妈从山西带来的，很好吃。”

乔越接过，修长的手指指骨分明，指甲干净整洁。很多人都偷偷说过乔越长得好看，那双手更是完美。静可观赏动可挽救生命，医生的手指是不是都那么富有灵气？

苏夏不经意就盯久了，男人礼貌地接过：“谢谢。”

指尖不经意拂过她的，也是快速收回。

这两口子的相处模式让苏晨有些狐疑，她含着一口苹果，歪着脑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时针指向晚上十点，电视里魔术师正对着镜头舞动十指。苏夏打了个哈欠。

沈素梅也犯困：“这春晚一年不如一年了。”然后回头看见端端坐着的两人，皱眉，“乔越坐那么久飞机你都不让他先去休息，杵着做什么？”

苏夏愣住：“去哪儿？”

眼见着老妈要抬手，她瞬间明白：“我知道我知道，这就带他去！”

带着乔越上了楼，苏夏才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猛地转身张开双手：“你……等等啊！”

她飞快地跑进房去，将床上和书桌椅上的衣服一股脑儿丢进衣柜里，再一阵风似的将刚才和苏晨疯耍弄皱了的被套整理好，丢了垃圾后再开门，一气呵成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收拾了下，苏晨那家伙早上闹腾来着，有些乱。”

苏晨打了个喷嚏，继续笑眯眯地对着镜头里的魔术师犯花痴。

“没事。”

乔越站在门口，身形笔直像寒带的冷杉树。苏夏发现自己才到他的胸口位置。

“别站着，进来吧。”她说。

“好。”

独处的时候才觉得真的很久没见着他了。乔越比以前黑了些，眉眼里的气息越发沉稳内敛。

“你要不要洗个澡？”她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抓了把头发指着卧室内的浴室，“有换洗衣服吗？”

乔越的目光扫过她有些躲闪的眼神，低沉醇厚的声音从她头顶飘过：

“好，有，我去拿。”

苏夏松了口气：“那你先去洗，我帮你拿上来！”她说完往楼下冲，压根没给人拒绝的机会。

“妈，乔越的行李呢？”

“楼梯边儿放着呢。”

无头苍蝇终于有了清晰的方向，她很快找到乔越的行李箱，黑色的金属色泽干净内敛，丝毫看不出半点从沙漠里来的痕迹。她拎了下，发现一点也不重，估计也就是简单的衣物。

“哎，夏夏，我煲了汤，你给小越送上去吧。”

正准备上楼的苏夏趴在栏杆上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：“刚吃过又喝汤，妈你养猪呢？”

沈素梅作势要打：“小没良心的！没见着你们家乔越都没吃什么东西吗？肯定是不吃辣还陪着我们一起吃，你啊你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这年头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多了，你嫁给他是我以前香烧得好！快把保温盒拎上去，一定让他多吃点。”

苏夏撇嘴。

等苏夏上了楼，躲旁边的苏晨奸笑着对自家老妈说：“汤里又有甲鱼

又有海参，您老人家想明年就抱孙子啊？”

沈素梅拿大葱扔她：“一边儿去！”

不明所以的苏大姑娘回到卧室，发现乔越正在看墙上的婚纱照，准确地说是只有苏夏一人的婚纱照。照片里的她穿着露背的白色婚纱，在光影朦胧的窗口微微侧头，温婉恬淡，岁月静好。

苏夏咳嗽一声：“箱子拿来了。”

男人转身：“多谢。”

“等等！还有你的毛巾、洗漱的牙刷和杯子。”苏夏打开浴室门，干净整洁的盥洗台上放着两个浅色系的杯子，她从抽屉里拿出没用过的毛巾和牙刷，说话的时候脸颊微红，“一直准备着，等你回来用。”

乔越顿了顿，接过：“谢谢。”

还是礼貌的回复，苏夏不知道是什么感觉，垂眼往后退：“那我不打扰你了。”

磨砂玻璃氤氲着水汽，什么都是一片影绰，可哗哗的流水声是真实的。乔越回来了，还在自己的卧室洗澡，苏夏觉得像做梦一样。她扑在床边滚了几圈坐起来，忽然又有些发慌，发慌的时候总想做什么，于是忍不住揭开那个保温盒，一股浓郁的香气飘了出来，瞄了眼浴室……放心地凑过去抿了小口。她眼睛亮了，咂着嘴，忍不住吹了几下又喝了一口。

乔越出来的时候正巧抓包，某人偷吃的背影像只土拨鼠，从背后能看见白皙的脸颊这边鼓一下那边鼓一下，最后“咕嘟”一声鼓起消失。

他低咳出声：“衣服我晾浴室里？”

苏夏吓了一跳，张口想说话，鱿鱼须从嘴角滑出来……她淡定地捂嘴吸了回去，指着外边：“就挂那里。”

苏夏帮着乔越把衣服挂好，转头就窥视到对方微开的领口，眼睛就转不动了。才沐浴后的他，格外迷人。麦色的皮肤氤氲着水汽，带着热气的水珠从男人的发丝间滚落，一路淌过性感的锁骨，惊鸿一瞥的紧实胸口。对方却在她的视线下果断整理衣襟。

好遗憾，苏夏扯了下嘴角，才想起桌上的汤：“我替你尝了下，温度合适，味道很棒。”

乔越嘴角难得勾起：“我睡前不习惯吃东西。”

“那太好了”几个字没说出口，苏夏乐呵呵地收回。

“我也觉得你累了一天应该胃口不好，先睡吧，汤不喝会浪费，我就帮你解决了。”不吃白不吃，反正今晚乔越回来后她就开始装淑女细嚼慢咽，好吃的全被苏晨给抢了，她饿。

苏夏吃得香，没多久就把一大盒的汤全部灌了下去，打了个饱嗝才发现乔越正看着自己，不好意思地咂咂嘴：“真的挺好喝的。”

乔越的目光从她纤细的胳膊和腿上扫过，停在微微凸起的肚子附近，轻笑：“挺能吃。”

结婚的时候有回过一次家，有过盖棉被纯睡觉的同床经历。乔越是真的有些疲倦，苏夏也没多说什么，给他抱了床被子就打算凑合一晚。乔越看着少女气息十足的床愣了下，虽然没开口但明显感觉内心有些抗拒。苏夏忍着笑想去开电热毯，而后想起这男人没有开空调和暖气什么的习惯，于是恋恋不舍地拔了插头。

“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

关了床头灯，苏夏就蜷缩在床的右侧。室内一团黑，她连乔越在哪儿都看不清。而他似乎睡着了，呼吸平稳又很安静。

苏夏双手合十放在脸侧，盯着乔越的方向出神。自从嫁给他，她就在网上密切地关注着“无国界医生”这个关键词。他待过的地方、面对的风险，乃至需要做的事情，她都暗暗记在心底。总想着他再回来两人应该会有点共同话题，可一看见他，所有的语言功能全部飞走。她有些沮丧，冲虚空吐了个空气泡泡。

不知什么时候睡去，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难受。鼻腔里仿佛被灌了水，一股子腥味在喉咙里越来越浓烈。当不舒服的感觉积累到极致，苏夏猛地醒来，大口呼吸的瞬间像是被呛住了，眼泪不停地往外流。

她下意识地一把抓住身边人的胳膊。

乔越迅速打开床头灯，昏黄的光线让苏夏下意识挡着脸。他发现不对劲，倾身握着她挡在脸前的手。鼻尖嘴角一片血红的狼藉，黏稠的血液还

在往外冒，见她还要动，乔越皱眉：“别动，你在流鼻血。”

苏夏呆呆地看着他，咳得很厉害的同时摸嘴角，发现指尖都是血。睡着前不就想了下他……这就流鼻血了？她有些惊恐地捏着不住流血的鼻子，一张嘴，一口血就从嘴角蜿蜒而下。意识到这个之后，她两只手不知道该捂哪里了。

乔越快速按着苏夏不住乱动的后脑勺儿：“别仰，你的鼻血已经倒流入喉。”

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捏住鼻子，喉咙又像被堵上了似的，苏夏眼睁睁看着血往外涌，咳嗽着：“我……我从来没流过鼻血。”

“起来，去厕所。”

她呆呆跟着乔越走，后脑勺儿还在对方的大手掌控下，身高的差距让她感觉自己就是乔越的人肉拐杖。

“趴低点。”到了盥洗台边，乔越让她俯身。

拧开水龙头的时候，她忙喊：“别别别，这边是凉水！”

大冬天的用凉水，天寿啊！

“是要凉的。”身后的男人简单说了句，手指一伸勾起她脑后的长发。手心里的发丝柔软纤细，冰凉顺滑得差点握不住。乔越开始动作轻柔，紧接着不怎么客气地捧了把刺骨的水，直接浇她的后颈上。

“嘶！”苏夏开始抗拒地扭动，“凉凉凉！”

“别动。”听他低沉简短地出声，苏夏咬牙切齿地忍着，可伴随着后颈上轻轻的拍打，脖子开始忍不住打战，并起了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。

乔越动作放轻了几分。鼻血在水池里汇聚，由多变少。隔了一阵终于不流的时候，他停下了动作，慢条斯理地把毛巾递给她：“传统方法果真有用了。”

血止住了，苏夏鼻孔里塞着棉花球。她拿毛巾洗脸的动作跟小猫一样乖顺，健康润泽的脸颊在昏黄的灯光下透着牛奶般的光泽。

乔越收回视线：“你今晚还吃了什么？”

她一边“咕噜噜”灌水漱口，一边含糊地回答：“火锅啊。”

她含着牙刷也犯愁，吃火锅这事儿很正常啊，怎么就忽然流鼻血了？

“哦，对了，汤！”苏夏恍然大悟，把最后的一口漱口水吐出后愤愤抹嘴，“我咂着有一股海鲜味，是不是它？”

一生气，两团棉花从鼻孔里边飞了出来。乔越的目光落在苏夏囧囧的脸上，像是在探究着什么，那眼神让她有些茫然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算了。”他在水龙头下慢慢洗干净双手——学医人的习惯。“还是这样没心没肺。”

她这边算是没法睡，到处都是斑驳的血迹看起来触目惊心。把拆了的被套和枕巾一股脑儿丢进浴盆里泡着，苏夏回头就发了愁。柜子里没多余的被子了，怎么办？

乔越在床边站了会儿，把被子掀开：“你睡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他坐在床边的沙发上，双手合十放在身前：“倒时差。”

可屋里这么冷，他只穿着一件薄睡衣坐沙发上倒时差，谁信？更别说他眼下还透着一层浅浅的疲倦。苏夏不知他最近在忙什么，有些事情他不讲她从来不会多问。只是那边前几年局势不是很好，最近流行病又四起，埃博拉还没完又来了寨卡，想想都觉得累。

她犹豫了下，也从床上爬了起来：“我真的不困，你休息吧。”

经过这么一折腾，苏夏本来就浅的睡意消散。她顺手拿起床头上的笔记本电脑，把下午没写完的那篇新闻稿收尾。新闻是昨儿去跑的，有人以跳楼为要挟声讨工资。她跟了半个月，发现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并非这么简单。建筑商已经暗地里打了五十万给那五人，除去薪酬四十万，还有十万安抚费。这似乎让他们尝到了甜头，在她多次摆出证据询问后，依旧咬定尚未得到任何赔偿。

苏夏戴上平光镜，十指如飞地在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通敲：

“利用社会同情心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来扰乱公共秩序，是法律所禁止的；利用社会同情心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来予以讹诈，更是越过了法律这条红线……”

等打完这一串，她伸展双臂，发现乔越正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。她有些不好意思，撩起被子犹豫了下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休息吧，不然明儿白天